

獨幕話劇

開花先要扎根



季子作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人物：

葛毅毅——女，十九歲，參加農業生產的初中畢業生，團員。

劉水芳——女，十七歲，葛的同學，與葛同時參加農業生產。

小 旺——男，十五歲，農民。

陳 濤——男，三十餘歲，中學教員，原是毅毅和水芳一班的班主任。

郭社長——男，四十多歲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。

時間：一九五四年夏天。

地點：浙江某農村。

布景：祠堂里的一間廂房。正面是一排上半段鑲着格子窗的門，當中兩扇門开着，門外是天井，兩株枝葉扶疏的桂樹在熱風中搖曳。

室內設桌、凳，桌上堆着紙、筆、茶具、花瓶和書籍，几朵大紅的鮮花插在花瓶中。

牆上貼有兩幅圖，一幅畫着一個健壯的姑娘抱着一大束麥子在微笑；另一幅是描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丰收情景的。

牆角放有籬筐、掃帚、畚箕等晒谷用具。

幕啓：劉水芳伏在案頭聚精會神地翻書、記筆記，幕後傳來一片喧鬧的聲音，她只偶爾回過頭去看一看，仍又做她自己的工作。

〔幕后合作社里妇女的声音——

〔“时候不早了，赶快把谷子晒出去吧！”

〔“大家快来吧，看，太阳三丈高了！”

〔一群妇女的声音：“来啦，来啦，误不了。”

〔老妇人声音：“啊哟，好姑娘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吧！你们自己都忙不过来，还来帮我们，真是的……”

〔葛毅毅声音：“不要紧，阿根奶奶，快晒完了。我们社里人多，你们单干户人手少，帮帮忙是应该的。”

〔老妇人声音：“真是多谢你啦！阿根两夫妻一清早就下田，这儿担谷子交给我老太婆晒，要不是你们帮忙，再大半天也晒不开。”

〔葛毅毅声音：“晒好了。阿根奶奶，我进去喝口水，这儿晒的谷子你帮我照看一下好吗？”

〔老妇人声音：“行，行，你放心好了。”

〔葛毅毅拿着谷扒从门外进来。

葛毅毅：（见了刘水芳，一怔）咦，水芳，你不是代小旺放牛去了，怎么还在这儿？

刘水芳：（头也不抬）早就去过啦。

葛毅毅：去过啦？这么快就给牛肚子喂饱啦？

刘水芳：啊哟，（理直气壮地）你这个人真是大惊小怪，（不耐烦地）是放牛吃草，不是给拖拉机上油。

葛毅毅：照你说，只要牛放出去就没事了，是不是？

刘水芳：那还用说，把牛带到草地上放着，让牠自己慢慢吃草不就完事了么，难道还要陪着不成！

葛毅毅：水芳，我说你呀说得太天真了，万一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你说怎么办？

刘水芳：哪兒会，还有小旺的弟弟小隆在看呢。

葛毅毅：說到哪兒去了。小隆，一个十歲不到的小孩子，他能管得住七八头大水牛嗎？

刘水芳：你就是爱操心，牛又不是馬，会跑哪兒去？

葛毅毅：不是我爱操心，是你太大意了，把工作丢給小孩子，自己跑回來看書。

刘水芳：嗨，你不知道小隆才听话呢，我叫他一边看牛，一边看連环圖画，他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保險出不了事。

葛毅毅：这样不好，（沉默了一会）水芳……

刘水芳：唔，啥？

葛毅毅：（笑着）我又要……

刘水芳：（打断毅的話，頑皮地）知道啦，又要罵我了。是不是？

（站起走近葛毅毅）好，你罵罢；罵罢，反正我是常挨你罵的。

葛毅毅：水芳，你把我看作这么凶的人？

刘水芳：噯，你就是对我凶，我們一塊兒長大，小学里是同学，中学里又是同班，还不了解你嗎？你对我一点也不肯放松。

葛毅毅：那你就别理我好了。

刘水芳：（视瞋地）不理你，那比挨罵还要难受。

葛毅毅：真是調皮鬼。

刘水芳：誰像你这样老气啊！年紀輕輕，在学校里做大姐，在这兒快要成为老大姐了。

葛毅毅：不和你鬼扯，快去看看小隆罢，出了事，就麻煩了。

刘水芳：啊哟，我的大姐，不是跟你說过了，保險出不了事。

葛毅毅：水芳，不能这样說，假如牛吃了老鄉的庄稼，这影响多不好！

刘水芳：好吧，別急了，寫好再說。（坐下又寫）

葛毅毅：寫什么？

刘水芳：寫一点体会。

葛毅毅：又有什么体会啦？你的体会可真多。

刘水芳：（得意地举起一本小說）喏，这部小說寫得真好，你看了也一定会被吸引住的。他們多艰苦，多偉大。在偏僻的山鄉，用他們的智慧、劳动，創造出美丽的世界。我現在才真正体会到幸福是劳动創造出來的道理。（兴奋地攀着葛毅毅的肩膀）哟，毅毅，虽然我們沒有考取高中，但我們下决心走農業生產这条路可走对了，嗯，太对了。

（朗誦似地）生活，劳动，劳动創造，創造生活。（忽然又想起）毅毅，志願軍同志不是說啦，他們說：大門外的事，他們完全包干，國內的農業生產，應該由我們來包干。現在我們已开始向社会主义進軍了，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

葛毅毅：（感到有点好笑，但感情上也受到了些快乐的感染）是的，你說得对。

刘水芳：（快活地）同意我的意見了？

葛毅毅：（点头）同意你剛才說的話。

刘水芳：好啊，你真是我的好大姐，真是我的知心人。

葛毅毅：但是我不同意你今天的行為。

刘水芳：（仿佛被澆了一盆冷水）怎么？

葛毅毅：不去做社里交給你的工作，却躲在房裡看小說。

刘水芳：（不服气）我怎么不做社里交給我的工作？要我記賬

我就記賬，要我搞文娛活動，我就搞文娛活動……

葛毅毅：（緊接着）要你放牛，你就看書。

刘水芳：（一時接不上話）鬼……（又強調奪理）放牛是小事，誰

都可以去；讀小說也是为了提高劳动热情呀。

葛毅毅：那什么是大事？

刘水芳：大事嘛，是对生產直接有关系的。

葛毅毅：难道放牛与生產沒关系？

刘水芳：誰說沒有？不过……

葛毅毅：不过太平凡了是不是？

刘水芳：好了，你又要教訓我了。（用手摀把耳朵掩起來）我不听，我不听。

葛毅毅：你不听我也要說，記得有一个同学，在上語文課的時候，老师念課文里的一句話：“在一些平凡的小事上，往往看出一个偉大人物的优良品質。”这个同学就叫了起來說：“对，我們要在平凡的小事上，鍛煉出优良的品質來！”同學們都笑了……

刘水芳：（跳了起來）鬼，你又來捉弄人，用我的話來罵我，你
這人真壞。

葛毅毅：你又不在听，怎麼說我在罵你？

刘水芳：手指頭又捫不住耳朵。

葛毅毅：是啊，耳朵是捫不住的，把別人提的意見，用“教訓”兩字擋回去，也像用手指捫住耳朵一樣好笑。

刘水芳：好，你有理，你講罷！（端了一張凳子放在葛毅毅面前，
故作嚴肅地）你請坐下，我好好的听。

葛毅毅：（又好氣又好笑）水芳，這不是开玩笑，我們參加農業生產，不要光看作是我們兩個人的事，你知道有很多人在關懷我們，為我們高興；也有人在懷疑我們，為我們擔心！

刘水芳：誰不知道我們是剛從學校里出來的，自願參加農業生產，人家定要說咸道淡，可有什麼辦法呢！

葛毅毅：正因為我們剛從學校里出來，在工作中常常認為自己是學生，別人應當另眼看待，處處原諒自己。

刘水芳：反正我沒有原諒自己的思想。

葛毅毅：沒有？前天晚上，你把工分記錯了，今天……

刘水芳：（忙打斷葛毅毅的話）今天我根本沒有錯，我只是利用時間，跑回來看點書，寫點東西，又不妨礙生產，難道這也算是原諒自己嗎？

葛毅毅：這是對勞動不專心。

刘水芳：（不高興）好啦，好啦，又是“原諒自己”，又是什

么“劳动不专心”，我看你快成了“帽子公司”的老板了，对人老是这样苛刻。

葛毅毅：不是你自己常说要在工作中锻炼吗？……

刘水芳：（生气）你老是挑这样剔那样，和你一起工作真是……

葛毅毅：不要生气，水芳，你总还记得我们来的时候，区委书记对我们讲的话吧？他叫我们在工作上，思想上，生活上要互相关心。（刘水芳不理她）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谈吧，我要翻谷子去了，你还是去看看牛吧，叫小隆看许多头牛怎能放心？

〔葛毅毅拿着谷扒欲下，小旺匆忙上。〕

小 旺：（对葛毅毅）你在这儿，怪不得晒谷场上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你。

葛毅毅：有什么事吗？小旺。

小 旺：村校江老师叫我带个信给你，他说下午要上区里开会，晚上夜校里的课请你代一下。

葛毅毅：看你，芝麻大的事儿，急得这副样子，……

小 旺：还有呢！江老师说县里的中学下乡参观白龙潭的水闸工程，要顺便到我们村子里来歇歇脚。

葛毅毅：你知道吗，他们什么时候来？

小 旺：这我哪里知道！听说是上午来，马上就到的说不定。

葛毅毅：马上就到的？

小 旺：反正今天來就是了。江老師說他們學校里的老師都得上區里開會去啦，叫你們多照應些。

葛毅毅：（興奮地）縣里的中學，不正是我們的母校嘛。

小 旺：……

劉水芳：真的？

小 旺：（對劉水芳）噢，劉水芳，你幫着放牛，怎麼放到家里來啦？（見劉水芳不愉快的臉色）是給牛角觸痛了嗎？嘻，你說放牛頂容易；碰上了牛性子，你倒了霉罷？

劉水芳：去你的，誰碰上牛性子啦？

小 旺：那你干嘛跑回來？

劉水芳：小隆在看著呢。

小 旺：叫小隆看這麼多條牛，他吃得消？糟糕，准出事，牛放在哪兒？

劉水芳：在河灣嘴。

小 旺：（焦急地）我去看看。（走至門口，回頭）劉水芳，牛出了錯，我要在會上批評你，你可別哭啊！

葛毅毅：快去罷，小旺。（小旺下）水芳，我們學校里的同學來參觀白龍潭水閘，說不定我們的班主任陳老師也會來的。

劉水芳：那，那可怎麼辦？

葛毅毅：老師來了，歡迎就是，有什麼事好辦呢？

劉水芳：是啊，我們歡迎，拿什麼來歡迎哪？

葛毅毅：你預備怎麼樣歡迎？這兒有的是雞蛋，水蜜桃。

刘永芳：不是說这个，我是說我們拿什么成績給他看啊！真糟，真糟。

葛毅毅：（退她）不要緊，你不是有很多体会嗎？就和他談談体会好了。

刘永芳：（要打她）你坏，你坏，你真是个尖嘴婆。

葛毅毅：（退到門边）好了，好了，我得赶紧翻谷子去了。

刘永芳：早点來。

葛毅毅：好。（下）

刘永芳：（毛手毛脚地張罗着）要是陈老师真的來了，拿什么給老师看呢？和他說些什么呢？成績在哪兒呢？唔，說不定小莉、小華她們也要來，这怎么办？对她們說些什么好呢？（不自覺的抬起头看看牆上的画像）如果像徐建春那样就好啦。（搖搖頭）毅毅还差不多，我呀，差得远了！

（拿起日記本，隨手翻着）把这給他們看看罢，老师和同學們看了会更了解我的。（又一想）可是毅毅又会当老师同學的面批評我。唉！毅毅这人哪，一点都不放过我，我又少不了她，真奇怪。（白忙了一阵）算了，算了，來了再說。还是請他們吃几个水蜜桃吧。（从挂在牆上的袋里掏出一些桃子放在桌上，又把桌上东西理一理，把花瓶放在正中，桃子圍在瓶子的四周。高兴了，她感到这擺法很滿意）

（外面陈老师的聲音：“毅毅，永芳！”隨着聲音，人也上場了。）

刘永芳：（立刻迎上去，热情地招呼）陈老师，我們正在准备欢迎你呢。

陈 濤：你怎么知道我要來呢？

刘水芳：剛才村校里的江老师派人來通知，說我們學校要到這兒來遠足，我們猜想您一定要來的，真猜到了。熱吧？

陈 濤：還好。毅毅呢？

刘水芳：她在晒谷子，就會來的。您怎么找到的？坐吧，坐吧！

陈 濤：唔。進了村子，一問就問到你們，這兒的人都和你們搞熟了。

刘水芳：（关心地）他們对您說些什么沒有？

陈 濤：沒有，我也沒問他們。

刘水芳：陈老师，你看看我們的工作室、學習室、又是社員們的文化室，好嗎？

陈 濤：（向四周打量了一下）哦，哦，不錯。

刘水芳：（忽然想起）陈老师，小莉、小華她們沒有來？

陈 濤：小莉、小華是誰？

刘水芳：初三乙的孙珍莉、馬劍華。

陈 濤：哦，初三乙這班同學參觀了水閘工程；又到前村去訪問勞動模範去了，不知道來不來。

刘水芳：哦。

陈 濤：（把帶來的一包東西放在桌上）這幾本書是帶給你們看的。

刘水芳：（高興地拆開看）謝謝您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
陈 濤：怎么样，生活、工作都很好吧？学校里的老师、同学们都很关心你们。

刘水芳：陈老师，请您代我謝謝他們，我們很好，什么都好，就是……

陈 濤：（笑問）就是什么？

刘水芳：就是……唔，不談，不談，先別談这些。陈老师，吃几个水蜜桃罢，这是本地特產。

陈 濤：（接过桃子）哦，有桃園？

刘水芳：就在对面山上。老师，住慣城里的人，很难体会農村的味道。比如說这兒吧，山下面是竹林，山弯弯、山腰腰尽是桃樹。可惜我們來的时候已經是夏天了，如果是春天，那多美呀！

陈 濤：我早說過，参加農業生產是一樁很有意义的事，这一下你可知道啦。

刘水芳：是啊，我参加了農業生產，体会也特別深。自然界是美丽而又富饒的，將來……（秘密地）陈老师，我有个計劃。

陈 濤：（極感興趣）什么計劃？

刘水芳：（兴奋地打开日記本）我画了一張平面圖，（指着本子）在这兒，陈老师你看看，这是一条溪，漲水的时候水流很急，可以造一个水力發电站；这兒一座山还可以開發出來栽上各种果木——桃子、李子、梅子、櫻桃、楊梅、枇杷，还有蘋果，这样就可变成一座了不起的花果山

了；沿着山边，可以开辟一个牧场，成羣的牛羊在牧场上跑来跑去，多么热闹呀！

陈 濤：（不断地点头微笑）真虧你想得周到。（指指本子）那一边呢？

刘水芳：那一边是村子，將來旧房子一律要改造成新式住宅，陽光充足空气好，有客廳、飯廳、臥室，每家都有小花园。（又指一边）喏，这是一塊平地，現在是晒場，將來可以造大礼堂，里面可以放电影，演戲。这边办学，校，那边盖医院……

陈 濤：噢噢，这一塊，大概就是農場了。

刘水芳：对了，只有土地成片，才能开拖拉机，收割机。

陈 濤：哈，水芳，你的心真大。

刘水芳：（暗暗高兴）可惜我还没有做出具体的成績來。

陈 濤：当然，單弦拉不出好戲，还得靠集体的力量。水芳，我想知道你們下田干活的一些具体情况。

刘水芳：（内心觉得很惭愧）陈老师，我們还没有下过田呢。前几天我們想下田去割稻，社里的同志說，双季稻田里的旱稻不好割，我們下去站都站不穩，不叫我們下田。他們說到割晚稻的时候再叫我們下田。現在社里交給我們的任务是白天晒谷晚上記賬，再做一些雜务事情。

陈 濤：社里的同志很爱护你們？

刘水芳：嗯，對我們很关心，老叫我們干輕一点的活，有时候也要我們教他們学学文化。其实我很想学会割稻。看

他們“克擦克擦”地割稻，“拍啦拍啦”地打稻，真有勁。

陈 濤：慢慢地学吧，只要用心干，迟早总可以把自己鍛煉出來的。

刘水芳：是啊，一定要学会割稻，现在不学会割稻，將來駕駛收割机的时候，就体会不到用双手割稻是什么滋味啦。（想起什么似的）哎，陈老师……

陈 濤：（以为又有什么計劃了）什么？

刘水芳：嗯，我还没有下田的事情，暂时别对同学们談起。

陈 濤：为什么？

刘水芳：因为我是很想下田的，是社里的同志们不讓我們下田，反正我們迟早总要下田的。

陈 濤：（像發現她心里的秘密似地笑了笑）噢……

〔葛毅毅進來了。〕

葛毅毅：（高兴地迎上去）陈老师……

陈 濤：噢，毅毅，（親切地握手）你身体比在学校时候長得更結实啦。

葛毅毅：是嗎？睡得好，起得早，吃得飽，又長了些力气，哈哈。

陈 濤：你們都很快乐。（拍葛毅毅的肩膊）真好，看到你們我真高兴。

葛毅毅：就是本事不够，力气不大，赶不上人家。

陈 濤：走第一步最难，你們有这样勇气，已經很难得啦，

別性急，慢慢的來。

葛毅毅：慢不得啦，老師。人家社員們生產情緒都很高，對我們的希望也很大，可是我們很多活都拿不起，只好晒晒谷子記記賬。

陳濤：晒谷子，記賬，不同樣是重要的工作嗎？

葛毅毅：重要我們也知道，可是我們也得像他們一樣粗細活都能干才好。

劉水芳：噯，我就佩服毅毅這一點。

陳濤：（滿意地）唔，你們兩人合在一起是不壞。（對葛毅毅）毅毅，水芳在這兒沒鬧過情緒罷？

葛毅毅：（看看水芳）水芳……

劉水芳：（搶着說）沒有沒有，怎麼會鬧情緒呢？參加農業生產又不是鬧着玩兒的事情。

陳濤：那就很好，老實說，我們倒是有点耽心呢。

劉水芳：耽心？替誰耽心，是替我嗎？

陳濤：（點頭）是的，怕你們生活上不習慣，有時候要鬧孩子氣。

劉水芳：（很堅決）絕對不會。陳老師，你們不能老是用舊眼光來看新事物。（老氣地）青年人進步是最快的，你說對嗎？

陳濤：說得對，你批評得很對。

葛毅毅：不過……

劉水芳：（忙接上）不過在學校里確是如此，在工作崗位上就

不会这样了。

葛毅毅：可是水芳……

刘水芳：（拉葛毅毅一把）毅毅，（对陈涛）当然，鍛煉是長时期的，在進步过程中缺点是难免的，是不是，陈老师？

陈 涛：話是对的，不过一个人对自己的缺点却不能抱原諒态度。

刘水芳：那决不会。

陈 涛：（对刘水芳）你在工作中有过什么毛病嗎？

刘水芳：有自然有，比如前天偶然把賬記錯了，可是很快就把它改正啦，也就算不得什么缺点。陈老师，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最要紧的是心里面有一幅美丽的圖画，只有这样，工作的勁头才会大。（停了一会）陈老师，我們这一点体会，你看很实在吧？

陈 涛：唔。

刘水芳：陈老师，你不是曾經告訴我們說：“一个人要有丰富的想像能力”嗎？

陈 涛：是的。

葛毅毅：水芳，我們不是也讀过一篇“想和做必須結合起來”的文章嗎？

刘水芳：我記得。

葛毅毅：可是你，想着明天，常常把今天要做的事忘記了。

刘水芳：完全不是事实。陈老师，难道一个人不应该有美丽的理想嗎？

陈 涛：青年人美丽的理想，是很好的事情……

刘水芳：（对葛毅毅挑衅似地）听见吗？毅毅，我看你再下去，老大姐快要变成老太婆了。

葛毅毅：水芳，我觉得我的嘴很笨，我心里想要帮助你，可是我总不能说服你。

陈 涛：水芳还是爱闹孩子气？

葛毅毅：是的，在学校里老师们说她孩子气，可是在生产岗位上，这种孩子气就影响了工作。

陈 涛：（关心）怎么？水芳对工作怎么样？

葛毅毅：干活儿没兴趣，不够踏实，比如像……

刘水芳：（气极了）不要告状了，我自己讲好了。前头把账记错了，晒谷子怕晒太阳，放牛躲着看书，就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，你讲好了。

陈 涛：水芳，不要这么激动。

刘水芳：（突然地）毅毅，你这个人太坏了！

葛毅毅：（一惊）怎么？

刘水芳：你故意在老师面前挑剔我，说我的坏话，就是要衬托出你自己好。你的心真毒。

葛毅毅：（痛苦极了）我……

陈 涛：（感到有些嚴重）水芳，这样说不对，毅毅决不是这样的人。你们两人从小一块儿长大，小学是同学，初中也是同学，在学校里，同学们都把你俩认作亲姐妹一样。没有考取高中，也是你们两人首先表示了态度，愿意参